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
第九回 假施為出兵接戰 真能乾赴敵交鋒

只顧官高爵顯，哪知喪盡天良！空有雄兵十萬，竟非禦敵疆場。

卻說文華聽得島寇聲勢，不覺有些疑懼，將柏自成細細一問，柏自成立道：「帥爺且請放心，這件事決無改變，況小將方才來的時候，接得他們的密札，故特帶在身邊，今當呈覽。」說畢，便將島寇的書札取出。文華細細一看，卻原來與前日柏自成所說的一切言語無二。柏自成又稟道：「小將來時，一路聽得韋營並非與他們接仗後潰散，實是見了他們旗幟，恐怕不敵，先自奔逃，以及自相踐踏，或者傷損兵丁亦未可知。為今之計，惟有將此項銀兩分裝幾船，待小將帶之先行，然後帥爺統率大隊，假作上前救護，那裡待他們退去之後，自然大家都曉得是帥爺殺退的了，豈不是好！」

文華聽說，登時恍然大悟，喜之不盡，便對柏自成立道：「今日已晚，恐有不及。你且出去，悄悄地再到他們那裡，與他們說明了一聲，免得他們疑忌。我這裡即當於夜間備辦一切，明日黎明，本帥只說身子不爽，不能騎馬，就坐在船裡，將銀兩親自押解出來。到了營中，我自傳令，只說命你將本帥所帶各船中退敵之物運上戰船，那時須要將軍親率心腹兵丁前往搬運，有人問起，只說是火藥軍器等裝在箱內，臨時開用，也就可以混過去了。但是將軍須要小心，至要，至要！」柏自成立道：「末將自當留意，決不有誤帥爺將令。」文華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凡事總要仰仗將軍，不可托大，能夠做得人不知鬼不覺方好。今日將軍出去，先傳本帥將令，命水陸兵丁一概齊集，明日清晨一准出戰。」柏自成答應了幾個是，即便告辭出去，自去干他的事。這裡，文華密令心腹家人備辦一切，均是以上說過的，不必再為煩瑣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到了五更時候，文華早已起身。心腹家人上前稟道：「一切均已準備。」文華歡喜。此時，鄒懋卿亦已起身出來相送，囑咐文華一切小心，自不必說。

文華就坐了一乘大轎，帶了幾個心腹家人，到得船邊，出轎上船。一看，總共兩號大船，銀兩均用箱子裝在艙下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便命開船。好得出城不過十餘里路程，即到營前。早見水陸軍兵層層密布，還有無數戰船停泊在營門之前。果然威勢非凡。又見無數將官並兵丁等跪在那裡唱名迎接。文華也不擔攔，就命搭跳上岸，吩咐一半家人看守船只，專等柏將軍來交付。一面帶領一半家人到得營中升帳坐下，各營哨將弁又來參見畢，分列兩旁。文華即取令箭一支在手道：「柏將軍聽令！」柏自成連忙上前躬身道：「小將柏自成在，帥爺有何將令？」文華道：「今日與島寇接戰，非比等閒，一切之事小心在意，本帥付你令箭一支，命你帶兵一百，揀選戰船兩號，前去哨探。本帥備有上好戰具，均在船上，你可著人運上戰船，臨時開用，自能大勝。本帥即當親自率兵前來接應。」說畢，以目視之。柏自成接了令箭，亦暗暗以目還視，應了聲「得令！」便出帳去了。到得營外，早有文華的家人上前招呼，各各以目示意。

柏自成一面叫手下軍兵先選兩號好戰船，然後帶人到文華坐來的船上，把艙下的箱子起出來，共有二十隻，運到那邊船上。故意高聲吩咐道：「裡邊都是火箭、火炮，你們須要當心，統移在一隻船上。我們另坐一船，到得敵船相近，他們一定來搶。盡管讓他搶去，裡面自有妙用。等他們搶去之後，然後我們殺上。還有元帥的兵前來接應，包管殺得他們片甲不回！」柏自成這幾句話原是故意掩飾，免到人家疑心的話。手下軍兵聽他的吩咐，七手八腳，一齊裝好。然後以鐵搭將那隻不坐人的船搭住，柏自成遂即帶兵一百名，跳在那隻船上，吩咐水手速速開船，不要擔誤時候。好得這日卻是順風。不多一回，就行了四五十里，早望見島寇的船只，密密層層不計其數，也在那裡下來。

柏自成連忙執著兩柄鋼刀，跳在船頭上面，等得敵船相近，就命軍士們將後面那只船的鐵搭砍斷，那只船也有帆檣，鐵搭一斷，便趁著順風，一直地望前去了。柏自成故意自言自語笑道：「只怕他們奸滑不搶，若然搶去，包管中俺的計較。」說罷，見那島寇的船已相近二十餘丈的地步。為首的一隻船上也有幾個人站在船頭，都是明盔亮甲，手持利刃，看看相近，卻原來不是別人，便是汪直、陳東、徐海三人，還有許多驍健之將排列在三人後面，果然威勢非凡。再看那只裝銀兩的戰船，已被他們用撓鉤搭去。有幾個島兵跳上船去，將那只船望斜刺裡搖去了。柏自成便高聲喝道：「你們這班島寇，好生無禮！怎麼未經交戰，先把我的戰船劫去，快快還我，萬事全休。汝牙迸半個不字，可曉得本將軍的厲害，叫你們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！」說畢，便把嘴兒對著三個人歪了幾歪。陳東也假意還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不識抬舉的，一隻船兒有什麼希罕！你若知事的，快快跪下投降，饒你性命。」柏自成立道：「休得多言！本將軍也不用軍士們上前，只我與你一個對一個地決個雌雄，看是誰勝誰敗！」說罷，把身一躍早已跳過船去，用刀就砍。陳東連忙接住交戰，吩咐手下也不必上前，看我獨擒這斷。兩個人搭上手，假戰起來，倒也好看。

戰了約有四五十個回合，柏自成正欲敗下，跳回自己船上來，忽聽得後面江聲大振。連忙回頭一看，只見無數戰船似箭一般的衝上前來。帥字旗下，文華穿著軟甲，手執令旗，在那裡指揮，兩邊有無數驍將護衛。看看相近。柏自成立道：「我們元帥來了！你若明白的，快快退去！我求元帥開你們一線生路，放你們逃生。」說罷，便向自己船上一跳，命水手趕緊將船搖入大隊戰船之內。文華早已揮兵殺上。陳東等也傳令將船只一字兒排上，上前迎敵。兩邊混戰約有半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

汪直、陳東、徐海等三人商議道：「我們銀兩已經到手，又何必故為戀戰！倘若互有殺傷，一則對不起柏自成，二則自己也不好回見島主衷日妙美。況且，我們的戰船兵卒不及他們之半，他們的手下兵將只怕還未曉得內中的事，倘若真個交戰，還恐眾寡不敵。倒不如早早賣個人情，就此收兵，退出海口去吧。」商議已畢，便把令旗一展，傳令鳴金，一齊轉舵退下。先叫自己的戰船扯起風帆，掉轉頭去，手下各船上將弁一聽鑼聲，知要退兵，忙一齊將蓬吊起，跟著陳東等座船飛也似地逃去了。

這文華一見大喜。恐怕手下將官要去追趕，連忙傳令道：「窮寇莫追！他們既已受創而退，我們便可掌得勝鼓回營。」這令一下，大家都緩緩地掉轉船頭，唱著凱歌望本營而來。此時，回去卻是逆風，不比來時的快。文華在船上坐著，得意之至，時發歡笑，以為不世之功。不一會，到了岸邊。早有守營的軍兵一齊跪下迎接。文華隨即上岸，進營升帳坐下。眾將上前繳令畢，文華大喜。因急欲進城，將令箭一支交與柏自成，命他權主營事，並命在營中大排賀功筵席，犒賞三軍。又命柏自成速派探子前去打聽，島寇曾不逃出口口，速來稟與本帥知道。說罷，便帶領家人起身出營。

此時文華因欲騎馬顯顯他的威風，便命將坐來的船只，叫他自己回去。好得家人們已將他的小白龍駒帶出，早已在轅門首伺候。文華便跨上馬背，家人們前呼後擁地跟隨著，一直地望揚州城而來。兩邊看的百姓男男女女卻也不少，都在那裡交頭接耳地不知說些什麼。將及到城門口時，鄒懋卿早已得信，已率領著府縣等在彼迎接。一見面後，便把文華稱贊的了不得。文華揚揚得意，也假意謙遜了幾句，便一齊進城，直至運使衙門坐下。對府縣等道：「今日之功，皆賴各位助銀之力，專候柏將軍著人探聽實信回來，小弟便修本進京報捷，將各位的功勞敘在裡面，大家同沐皇恩，豈不是好！」府縣等忙躬身謝道：「皆賴元帥虎威，卑職等何功之有！既蒙元帥培植，卑職等環草之報當有日。」說畢，便一齊辭了出來，各回衙門不提。

再說懋卿同文華到得裡面，立命家人擺出豐盛的筵席，替文華賀功。今日的歡樂，更比往日不同。又叫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在左右侑酒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始各各安寢。到了次日，依然快樂。

過了五日之後，柏自成方始到來，稟稱探到島寇等均已退出海口，現在內地已無島寇形跡。因此特來稟報。文華同懋卿聽了，不覺喜從天降。命柏自成且回營緊守營寨，專候恩綸下降，再定行止。柏自成聽了，遂即辭了文華，出城回營而去，慢表。

再說次日，文華即同懋卿商議，修成一道本章。本章上面說話，無非是文華自己怎樣水陸交攻，怎樣用計，怎樣將島寇殺退，一派的謊言，蒙蔽聖聰；又將懋卿、柏自成、揚州府縣等為首，稱說他們的功勞，竭力保舉，請格外加恩等情。另外又保舉了幾個鹽商富翁，叫樂得買些份份與他們，差賚本官賚送進京，以為紅旗捷報。復細細地寫一信，著賚本官帶進京都，呈與嚴太帥觀看。

信上寫的是求他將本代奏，並求其在皇上跟前幫助一二的話，又再四將齎本官叮囑一番。齎本官去後，文華愈覺得意，專等升官消息。因此每日裡無非同著幾個娼妓作樂。懋卿又格外湊趣，將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出了一萬餘金買來，送與文華；另外，又選美婢四人相贈。因此，文華更為志得意遂，深感懋卿不已，許他回京後，還要重重地保奏。

閒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又擔擱了月餘光景，那齎本官回來稟道：「小官奉旨進京後，即將書信本章至太師府，呈交太師閱看之下，即命傳小官入內，細問帥爺得勝的情節。小官便將在這裡臨行帥爺吩咐的話一一稟告。太師因此歡喜之極。次日，即將帥爺本章奏明當今。聞說天子龍顏大喜，即著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共議升賞的事。小官回來的時候，太師又傳進去吩咐，命小官上覆帥爺說：「請帥爺放心，諸事自有太師在內幫襯。不日即有恩旨下來。因太師說不便書寫回信，故命小官口稟。」文華一聽這幾句說話，喜得手舞足蹈，肉癢骨輕。便命家人賞他五百兩銀子，以酬其辦事能乾之勞。不則一日，果有報馬前來，報說欽差官戶部侍郎夏大人邦謨齎著聖旨到來，離城三十里了。請帥爺定奪。

文華聽說欽差官便是夏邦謨，知他也是嚴嵩的乾兒子，卻是自己一黨的人，慌忙吩咐，一面端正香案，一面命人備齊全副執事，知會懋卿並府縣等，出城到十里長亭等候。不一刻工夫，早見夏邦謨騎著高頭駿馬，帶著無數從人，興匆匆而來。文華忙率領著文武等官上前迎接，便一齊跪請了聖安，然後文華同邦謨敘了些久闊的話，邦謨又賀了一會子喜，大家歡喜非常，一齊進城，同到軍使衙門大堂開讀聖旨。文華為首，率領眾官跪聽。宣讀畢，大家望闕叩頭謝恩後，遂將聖旨供在香案之上。文華各官等又上前與邦謨行禮畢，各官退去，只剩文華同懋卿、邦謨三人，一齊攜手至裡面書房中，細談一切之事。

看官可知道恩旨上怎樣封賞？原來文華卻是加封的太子少保銜，實授兵部尚書，著他速即回京供職。懋卿升為湖南巡撫，柏自成升為江南提督軍門，均著速即赴任，不必來京。其餘府縣等官及本營的將弁均加三級。候升、韋爾榮等仍舊統兵，屯紮京口要道。文華手下水陸兵，著賜帑銀二十萬兩，分賞各兵，亦歸韋爾榮統率，以防島寇再來。因此文華同懋卿更覺十分欣喜，與邦謨吃了數日的酒。文華因島寇雖說退出海口，深恐再來，難以抵擋，因此急急地著家人收拾行裝，好與夏邦謨同路進京陛見。懋卿同柏自成只等文華動身後，便也各赴新任。一言表過不提。

再說過了幾日，文華帶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，同夏邦謨一齊上路。文華此時好不興頭。統共自出京起見一總倒賺了三百餘萬銀兩，又得了兩個美妾。一路上同邦謨經過的地方都有程儀及賀禮相送，真是滿載而歸，說不盡的富貴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中。先去見嚴嵩，將一切之事細細告稟。嚴嵩也得意非凡，深贊文華之能乾。到了次日，即一同上朝見駕。萬歲非常隆重，略問了一問交戰的事情。文華便鋪張出許多大言不慚的話來，似乎這等功勞實是蓋世無雙的本領，別人總做不出來的。又有嚴嵩在旁幫襯，竟是孫吳再世，諸葛復生，也沒他的本領。自此之後，皇上愈加信任，說不盡的恩寵。殊不知，文華自己平日也懷著鬼胎，恐怕島寇即來，不應他說的言語。後來，過了幾月的工夫，聽說平安無事，心中始漸漸地將此事放下，一味尋歡取樂，過他的富貴日子。他哪裡曉得，這些島寇又沒有什麼國都，專在海中揀幾處極大的海島上屯紮，等到沒有糧餉的時候，便出來劫掠一番。此刻得了文華這許多銀子，又有一路擄掠的女子玉帛，儘夠可以受用幾時，是以暫時安靜，將來還有許多事情，卻在以後書中。況後來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若都是文華這一班人，天下豈能太平無事！島寇亦豈得就此掃平！故此要設法弄一個頂天立地奇男子出來，作為群英領袖，方是擎天玉柱，駕海金梁！這一部書又可以說得下去了。

這個人究竟是誰，看官等不要性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